

晏礼中 著

别处 生活

20幅平民肖像

国华侨出版社

别处

20幅平民肖像

晏礼中 著

生活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别处生活 / 晏礼中著. --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13-2062-9

I. ①别… II. ①晏… III. ①新闻采访-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0621 号

别处生活

著 者: 晏礼中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白 豫

封面设计: 后声文化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6.5

字 数: 190千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2062-9

定 价: 32.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网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一个漫游者的中国肖像

许知远

似乎是199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晏礼中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里。他与我同龄，正在贵州大学的新闻系读书。

那时的北大仍随时可见这样的漫游者，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深感厌倦，误以为燕园蕴涵着不一样的青春。他有一种令人惊异的能力，能以最快的速度 and 周围的环境达成和谐，让人们接受他、喜欢他。几乎是立刻，他和我们一起去学五食堂打饭、到静园的草坪上睡觉，夜间卧谈文学、雄心与女人。

我很快发现，比起我单调的、多为白日梦的青春，他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精彩。他旅行的足迹在大学时便已覆盖了小半个中国，他见识过都市的繁冗、小镇的萧瑟、山川的秀丽、寂静无人的孤独，他还令人羡慕地通晓不同的方言，拥有动人的歌喉，他喜欢的姑娘和喜欢他的姑娘都络绎不绝，他给我们描述她们，唱她们教给他的歌。后来，我读到沈从文笔下的“带水獭皮帽的朋友”时，心中涌现出的形象就是他。

在那个躁动的春天后，我们的友情就确立了，并吃惊地延续到现在。毕业后，他放弃了重庆的小官僚生涯，到北京成为了一名笨拙的网络编辑，接下来，我们各自颠簸了几年，然后又再度成为同事，他变成了一名文化记者。这也是个意外的人生旅程，他一直讨厌写作，却最终以此为业。他必定也不清楚，这会持续多久。我们之间的显著差别是，我总为尚未发生

的事情、遥远的未来愚蠢地忧心忡忡，而他安于此刻，并在其中自得其乐。但我总隐隐觉得，我的“带水獭皮帽的朋友”身上的能量被压抑了，没有得到真正释放。

直到七年前，他成为一本新创刊的、发行量如此之小的杂志《生活》的记者时，他找到了自己。在面对一名从河北乡下来的快递员，一名西南乡村医生，或是一群大凉山的儿童时，在湖南与一名铁路巡道员散步，与云南的艾滋病人管理者聊天时，他的所有的才华得到综合性的释放。他轻易地与他们打成一片，使用他们的语言，感受到他们的感伤与无奈，他对自己保持着过分的谦恭，愿意进入别人的灵魂与躯体，过他们的生活。

当他最终坐在书桌前，诚实、艰难、一字一顿地写下这些体验时，他复活了这些人，而丝毫不带一个写作者习惯性的自以为是。

我记得当我读到他的每一篇文章时，内心都洋溢着温暖与柔情。而当他把他们串联在一起时，这些不同的面孔则拼贴成了一幅时代的肖像。尽管晏礼中喜欢让自己成为一个白描者，尽量避免主观情绪，但你仍可以明显看到他的价值倾向。他要描绘那些沉默的声音、遗忘的记忆、落寞的面孔，他们是这个情绪高亢、金光闪闪的时代被忽略的另一面。

这是他的第一本书，这对于一个从未试图成为作家的人来说，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充满曼妙的嘲讽。我比任何人都期待，他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为我们描绘每一种不一样的人生。但倘若其中发生了中断、逆转，我也毫不为怪。多年来，他最让我着迷的，正是他随风飘动、不知他乡的劲头。

晏礼中的二十个故事

艾未未

二十个故事干净利落，最终成了一个故事。不同色彩的人物和背景，不多的议论和情绪流露，不同身份特征的人物，是条条没有起始、没有尽头的小径，依稀存在的小径，没有曾经的繁华，也不会有太多期待。

没有讲述就没有记忆，那样，人们会失去找回家园的勇气。所谓家园，也只是一个并不清晰的传说。

道路终会因为离去久远、坎坷曲折、风风雨雨，仅存于梦一样模糊凌乱的记忆中，没有遗忘，是由于回去的思念还没有抹去。

这是晏礼中的别处生活。生活，是活着的有点矫情的另一种说法，回到多数人的现实中，伴着真诚和感动，一次次返回文明，将真实的体验裸露在渴望和纵欲中，眼前文明的具体含义是背叛，对熟悉的背叛和对陌生的向往。

晏礼中用文字对抗陌生和遗忘，抚平异化的精神皱褶。他文字中的乡音、湿度、气息，及不厌其烦的琐事和杂念，帮助我们回忆辨认记忆中的路，流水般涌出平凡无奇的命运的悲伤之情。他用文字记录，他信任阅读者是一个可能拥有共同经验的载体，他情感里的细枝末节提示着时代的种种荣耀和不幸。

这种还原真实的文字，将旅途采集的草木标本带回共同体验的丛林，

这些经验，沾着别处的光影和节奏，欢愉和悲叹，生动鲜活的或是种种难以隐去的伤感，个体较劲和通常称之为时代命运的沉重落体所引发的重重叹息。没有善恶抉择的时空中没有诚意，没有诚意也就没有可以瞻望的前程。

晏礼中用干净的语言，朴实真诚的叙事态度，自由游离的立场，复原出现实的微缩景观，展示给我们凡人的琐事陈录。他告诉我们，人群的命运不只是那一部分富起来的人的炫耀，个人与国家的情感也不会只是简单到忠实与背叛。

一个没有小人物的世界，没有同情没有耐心没有恻隐之情没有呼吸声的生命会是怎样的呢？

目录

001	重生
015	国俊的快递单
025	五百米深的地下
035	山上，山下
046	四面人
060	脚板慈心
073	九妹
083	巡道
096	寻找不回来的世界
107	铜子人生
127	雷患

141	厨师的岁月
153	人间鬼戏
167	跃下高低杠
180	守山人
194	单骑天涯
208	一个人的战争
219	青花人生
233	守陵人
245	各位，能否允许我为你们唱一首歌？

重生

—

李继东朝屋外喊了声：“大鬼，进来！”

“大鬼”弯着腰走进来。肤色黝黑，脸上坑坑洼洼，有些变形，像是某种疾病的后遗症。

“去买盒烟！”李继东递给她 10 元钱。

转身出门时，“大鬼”朝我笑了笑，除了两颗门牙，嘴里的牙齿似乎都掉光了。

“她叫袁玉珍，‘大鬼’是我给她起的外号。”李继东一边说，一边把脚从拖鞋中抽出来，用脚指头按下地上的电源开关，立式饮水机发出轰轰的声音。

“她曾经是我们云南省名震一时的‘零星贩卖大王’，一天能赚十几万元，毒品就像菜一样，摆在她家门口卖。她有个儿子，小时候不小心被墙上的钢筋戳到脑袋里死了。她结过两次婚，两个老公都因为贩毒被政府枪毙了。她在‘道儿’上也算是狠角色，曾经一个人跑去平兴街买了 20 把

手枪回澜沧县卖。她本该在监狱里服刑的，后来查出感染了，我就把她接了过来。”李继东递过来刚泡好的普洱茶，茶香醇厚。

“大鬼”买烟回来了。她望着我，我望着她，突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

“你觉得李继东这个人怎么样？”我随便问了一句。

“没有东哥，我早死了，我们这里的人也都早死了。”“大鬼”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说话有些紧张。她用右手在自己的左臂上不停地搓着。隐约，我看到了她臂弯里的文身。

“你那里文的是什​​么？”

“是我们拉祜族的文字。”

“写的什么？”

“幸福。”

38岁的“大鬼”感染的是艾滋病。

“上回‘大鬼’给她姐姐打电话，说想回去看看，被她姐姐拒绝了。她想不开，喝了好多酒，哭着要自杀，我去拉她的时候，手腕还被她抓出血了，我担心了好久，好在检测结果没事。”李继东头向后微仰，跷起二郎腿，轻描淡写地讲述着自己和这179名艾滋病感染者的故事。

二

回到稍早些时候。

一辆没有牌照的吉普车在山间盘绕而行。

“这里曾经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也曾经瘴气横行，1919年曾有三万多人，到了1949年就只剩下一千多人了。不过，现在好了，因为盛产普洱茶，思茅市马上要改名为普洱市了……”从思茅机场到重生厂的一路

上，我听着李继东，这个“2005 年度中国民间十大禁毒人士”热情的介绍。

话语间，李继东的手机突然响了。他看看号码，皱着眉犹豫了一下，在接通前骂了句“他妈的”。

“局长，有事吗？……算了吧……噢……那好吧……下午来吧。”

“谁呀？”我问。

“卫生局局长，妈的，居然有脸打电话来！”

“他得罪你了？”

“跟我私人没关系，我是在生卫生部门的气，他们每年花国家那么多钱，却不作为！”

“怎么个不作为？”

“他们抽血检测，可结果只告知感染者，不告知他周围的人。你想，如果这些人再去传播怎么办，谁知道他们是感染者呢？这些人一发病，他们就去送药，感染者当然感谢，但花很多钱去延长这些人的生命，却不进行有效的监控，这些人又出去传播该怎么办呢？有个感染者的妹妹在 2002 年就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可 2004 年却生了小孩。我去卫生局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做她的工作劝她不要生？或是她坚持要生，为什么不给她做母婴阻断或是告诉她不要母乳喂养？这位局长说，生不生是她的权利，传播不传播是她个人的素质问题。我当时就急了，我说：你妈个逼的，你是畜生还是人呀？为什么中国现在的艾滋病感染者这么多？就是你们让很多普通老百姓暴露在危险之中，就是你们不作为！他当时被我说得不好意思，就说，‘保护感染者隐私权’是国家现在的政策，他们也没办法！晏记者，我只想问你一句，到底是少数人的‘隐私权’重要，还是多数人的‘生命权’重要？”

车窗外，茂密的山林里升起浓浓的雾气，宛如仙境。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三

从磨思公路出来，经过一家砖厂，拐进一个小桥洞，往前50米就是路的尽头。那儿有两扇铁栅栏门，门关着，但没有锁。前面立着两块圆牌子，白底红字写着“警戒”。

这里曾经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因为在磨思公路的高架桥下，刚开始，李继东叫它“磨思大桥下”，但现在附近的人都知道这里叫做“思茅重生厂”。

重生厂没有生产许可证，也没有税务登记证，因为这个“厂”不生产任何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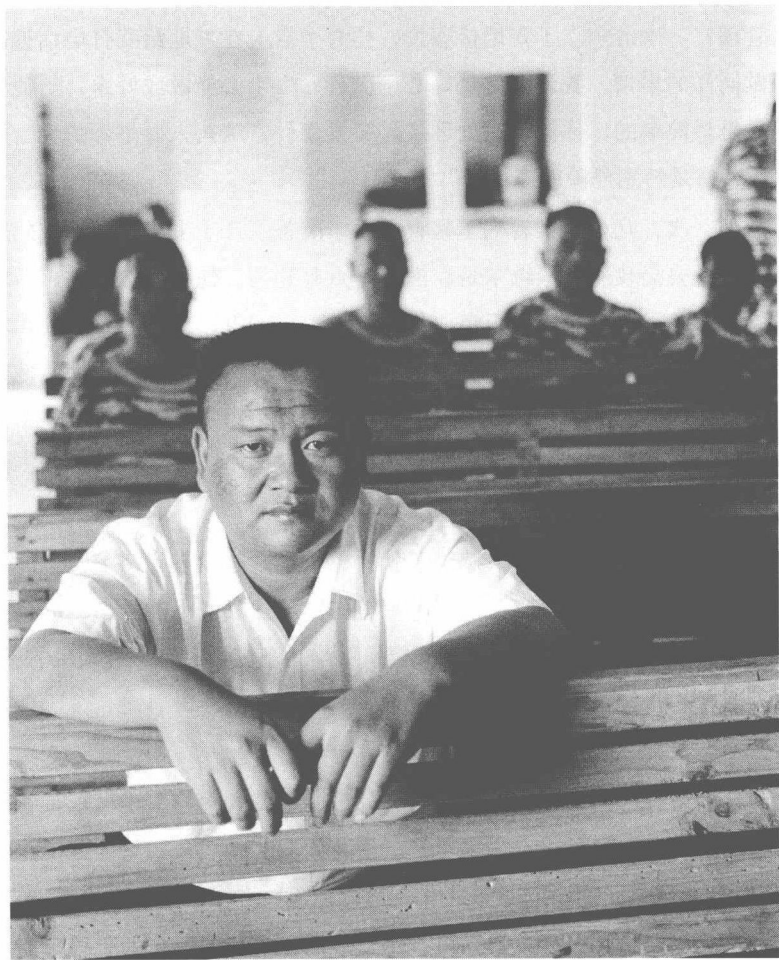
李继东按了两声喇叭，一个身穿迷彩服的年轻人飞奔过来，把门拉开。

“学员在干活呢！”李继东把艾滋病感染者叫做学员，“这里原来是一片没人要的沼泽地，后来我带着他们把地填平，挖了鱼塘，盖上房子，建起花园，现在，砖厂的人跑来说这片地是他们的。不得已，我就在门口竖上警戒牌，这叫‘保卫家园’。”

李继东带领我参观他所“保卫”的“家园”。他身材魁梧，面色黑黝，背有些驼，走路时手甩得老高，拖鞋在地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学员穿着短裤，赤裸着文满了各种图案的上身。他们之中有拉祜族、佤族、哈尼族……少数民族特征加之云南充足的阳光让他们呈现出诱人的古铜肤色。无论如何，这些体型健壮的年轻人都让人无法把他们和艾滋病感染者联系在一起。

学员们在盖房子。政府一拨钱，李继东就让他们“建设家园”。头发染得黄黄的小伙子们有的和泥，有的砌墙，有的蹲在一旁晒太阳。李继东路过时，他们眼神中流露出明显的敬畏。他不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不会主动跟他说话。



艾滋病人管理者 / 高远 摄

“他们好像很怕你！”我说。

“必须让他们怕！这些人原来都是偷骗抢惯了的，他要不怕你，你怎么管理？”李继东点了支烟接着说，“有个老人在外地给我打电话说，他想做同样的事情。我说，你是好心，但有好心未必能做成好事，给他们吃喝只是最简单的，你得随时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这些人要是不怕你，聚在一起，将是特别危险的事情！”

那一次，几个感染者喝了整夜的酒，准备了三十多个啤酒瓶做的燃烧弹，准备去扔政府。李继东是在深夜一点赶到的。他往门口一站，看着这群衣冠不整、摇摇晃晃、眼色血红、充满愤怒的人。他们也看着他，场面一下安静了。他们抹着眼泪跪了下来。他们本打算在重生厂里悄悄地走完自己生命最后的旅程。可政府的人说，到李继东重生厂的人全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亲朋好友都知道了，于是，他们都很伤心，于是，喝了酒，做了燃烧弹……

“当时，我跟他们说，感染了就是感染了，这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去美国、去月球你们就没感染了？不可能的！虽然你们不能尽孝，但只要还平安地活着，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安慰！”李继东讲话时有一种天生的霸气，有人说他长得像个土匪，也有人说他在“以暴制暴”，总之，关于他，有太多别人无法仿效的故事。

池塘边有一间小屋。门口拴着一只棕色毛的大狼狗。李继东带着我绕到屋子的另一面，那里有扇小窗户，借着微弱的光线，我见到屋子深处一个男人弓着身子，面朝墙躺在地上，旁边放着一个空碗。

这人曾经是个医生，得知自己感染之后，咬掉了自己的半根食指，接着就疯了。刚进来时，见谁咬谁，所以李继东只能把他关起来，每隔两天送一次饭。

“他姐姐觉得他可怜，跑来看他。他眼睛一鼓，上去就咬，还好，被

我们的工作人员抓住头发，一把按在了地上。”李继东轻声说。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感觉有股冷风爬进了后背。

“我去跟检察院的人说，精神病院不收，公安局不要，我现在把人非法拘禁了，你们说怎么办吧？我是把人放了，还是给你们带来？他们说，你快去把他关好吧，你要把他放了，老百姓就得咬死我们！”

在一个被打得凹凸不平的台球案边上，李继东和我抽着烟。头顶上是高高的磨思大桥，汽车经过的呼啸声听上去有些怪异。李继东开始向我回忆他和他的重生厂。

四

李继东曾经是大老板，做过牛奶总代理，承包市政工程，生产预制板，开汽车修理厂……兴隆的生意，几百万元的身家。那时候，他甚至可以上午请朋友坐飞机到昆明吃顿午饭，下午再飞回来。2001年，李继东认识了杨明翔，杨明翔是澜沧县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副支队长。杨明翔经常一连好几天待在李继东庞大的汽修厂里，那里复杂的环境很受毒犯们的青睐，是蹲点守候的好地方。一来二去，他们成了好朋友。后来，杨明翔调到戒毒所当所长，就提议让一些戒毒人员到李继东的预制板厂工作。正常工人当时是500块一个月，吸毒人员他给四百五一个月。一开始，李继东以为自己赚了，可后来发现吸毒人员生产技能低，五个抵一个。碍于面子，又不好退回去，结果就有了重生厂的故事。

当时来了78个人。国家规定强制戒毒所的强制期是一年。期满的时候，35个人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这些人都处在社会底层，如果出去以后报复社会，后果不堪设想，当杨明翔表现出焦虑时，李继东说：“以我的实力，

把这些人养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他没有想到的是，预制板厂的其他工人很快跑光了，预制板厂不再生产预制板。人们听说他整天和艾滋病人打交道，也不再喝他送的牛奶，不再给他工程做，甚至连汽车修理厂也没人来了。在人们眼里，他成了感染者，一些老朋友见面也不再和他握手。生意，一下子都没了。

三十多人要吃饭，他开始不停地卖东西。2004年是情况最糟糕的一年，厂里的大铁门和机器都被拆下来卖了废铁，卖了502元，买回150斤大米，3天后米就吃完了，第4天，直到下午两点，三十多人都还没吃早饭，他就把修理厂里上千元的备胎折价300元卖了，一天又过了……就这样，他卖掉了自己的三辆车，甚至砸了儿子的存钱罐。

“我完全可以轻松地去挣钱，去享受生活，可偏偏老天安排我在做这些事，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让我孤独地做这些事情，你说我值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想过放弃，因为那是放弃这事最好的时机。可一想到这些人一出去，很多人的生命就没了，我就想再坚持一下，再去卖点东西，再去借点钱。”

转机是他坚持到2005年6月3日时出现的。那天，思茅市市长站在重生厂的茅草屋前，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太不容易了，个人承担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作为政府我们不能让你流汗又流泪，我们有义务帮你把他们管理好，让他们玩好、吃好、走好。”那天，市长在现场开了一天的办公会。政府决定：投入600万元给重生厂；划一处矿场供他免税开采；部分学员纳入低保，每月每人100元。当天晚上，之前一些消失了的朋友打来电话，说他一夜之间成了千万富翁，让他请客。他说：“我心甘情愿地把这些钱都给你，如果你们哪个愿意做、能做。”挂了电话，他就哭了。

看着李继东，我想象着他掉眼泪的样子，感觉有些奇怪。似乎他那种长相和他那种性格的男人是应该没有泪腺的。